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廿三尊 賦花羅漢

慧寂尊者，本姓葉氏，年十五，豔慕佛教，一日稟辭父母，欲出家披剃為僧。父母以「佛乃左道，惑世誣民，游手游食，不忠不孝，君子維持世道，方辭而辟之，何為治而精之。吾利汝為聖門弟子，不利汝為沙門羅漢。且儒家事業，有實功，有實效，非若釋家虛無寂滅、渺茫不可憑據者也。汝能攻習儒者經書，達則為卿為相，不達則為師為友。千鐘粟，出自書中；黃金屋，出自書中；如玉女，出自書中。平生志何所不遂？詩云：『世上萬般皆下品，思量惟有讀書高。』又云：『只見讀書朝北闕，哪聞念佛上西天。』由此觀之，汝正道不行，返趨邪逕，老父幼年承父兄琢養，自暴自棄，不能掀天揭地，為個偉人。幸生汝為男子，正欲汝肩文章擔子，做個破天荒好漢，俾親戚故舊羨為龍駒鳳子，君王黎庶恃為保障干城，父母眼前，縱不獲三牲五鼎供養，烏紗紫綬褒封，亦何等榮耀。」有詩為證：

幼年豔羨作僧童，未睹儒家有實功。

揭地掀天稱偉器，虛無寂滅豈能同。

父又曰：「彼釋家者流，去父母毛髮則不孝，背先王法服則不忠，抄化人家盈餘則無節，誦念波羅梵語則無義。立人之道，忠孝節義四者而已，無此四者，是禽獸也。人家養子稱為龍鳳則欣然喜，目為禽獸則艱然怒。老父先年不通古今，自愧馬牛襟裾矣，所望汝克蓋前愆，豈樂汝先馬牛而子復禽獸也。為僧作佛之說，無依之人為之，難養之人為之，父母養汝這等年紀，非無依、非難養也。且閻浮世界之中，載不盡寺宇，數不盡僧人，見幾人修行成佛？幾人得昇天界？易者不為，卻為其難者，有實功實效者不為，卻為其無憑准依據者，何顛倒錯亂蒙蔽不明如此也。為子者，克承父志，為孫者，綽有祖風，祖父不為佛，定不許作此事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孝忠節義四端全，天地完人羨大賢。

禽獸只因無四德，叮嚀改轍與更輾。

其父嚴毅說了一番，其母從容進曰：「老娘十月懷胎，止望汝不離膝下，三年乳哺，止望汝終身奉養。今養汝年方十五，粗知理義，即欲出家為僧，不惟辜父後來期望，且負我眼前勞苦矣。汝幸少壯，為人果天地氣化所生耶？我將艱苦事對汝言之。毛詩蓼莪之篇有云：『父兮生兮，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腹我出入復我，欲報之恩，昊天罔極。』汝從師訓講解經義，蓋亦有年，豈不諳此義乎？既明此義，不盡性於親而欲見性於佛。書云：『不愛其親，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理。不敬其親，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德。』齟齬之兒，既從沙門覓父，期頤之親，又從何處覓子？父是丈夫志量，宜期爾遠大，母是婦人識見，只責汝近小，汝何說之辭！」有詩為證：

雙親養汝甚劬勞，望汝天朝作鳳毛。

今既悖恩為釋子，老人何處覓箕裘。

尊者曰：「男非不知聖賢事業當為，男非不知父母養育當報，第男從先生肄業，夢寐中屢有神人告我云：『子前生許下事佛願，今世盍當酬之。』男夢中當亦以父母劬勞未報為辭。神人復云：『宗正法以答劬勞未晚也。』當男心已許之，特身屬於親未即去耳。許之而復背之，恐生不祥。」即齧斷二指，長跪於父母之前曰：「望父母恕孩兒不孝之罪，假我數年工程，償了事佛願，明瞭為佛心，蒼蒼可表，即回來報答父母。所謂一精百成，一勞百逸者也，或者男之顯親壽親，當不出於縉紳之下。男今齧斷二指，一指誓必出家，一指誓不忘親，所謂指日成功，指日報效。今日父克成男志，後日男克終父事，始雖睽違，終實相濟，豈不美哉。」有詩為證：

神人啟我去為僧，償卻前生許下因。

斷指告親鳴所志，得宗正法不忘親。

尊者父母勸之不從，親友勸之不從，只得順其所志，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為僧。通禪師知是法器，教之持齋誦經，教之坐禪習定，但未證悟，所謂偏矣而未大也。通禪師圓寂，乃離南華寺為行化遊方僧，遍訪高人以終所學。及聞耽源禪師道有真傳，遂師事之，從游數年，叩其所傳，駸駸已悟宗旨，所謂大矣而未化也。最後參謁瀉山，始入堂奧，所謂大而化之者也。嘗見桃花開放，心有會悟，一日作偈云：

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逢落葉幾抽枝。

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永不疑。

瀉山佑禪師覽其偈，知其旨，隱詞文心有玄解，遂呼而詰之。尊者悟後之見，歷歷與禪師相符契，佑禪師大喜，潛謂之曰：「佛家正法，屬人傳繼，僧徒億萬，契悟一人。子今日從緣得道，善自護持，毋災害爾躬，無湮沒爾法。予與汝源流同，學術同，不意今日契悟又同，汝往欽哉，無辜予望。」尊者謝曰：「謹領上人救命。」有詩為證：

桃花會悟與師同，囑托兢兢護正宗。

門下幾人知契悟，矜誇便是自災躬。

尊者一日同瀉山在寺外開田，地勢不平，所計之田廬有高低不一。尊者問瀉山曰：「田勢宜平，耕開田這頭如何恁的低？那頭如何恁的高？」佑禪師答曰：「水能平物，明日但取水面平，不論地勢異。」尊者曰：「水亦無憑，畢竟高處高平，低處低平。」尊者此答皆禪家見道之談也，其寓意謂：道難執一，若高低然也。現前即是觸象皆真，顧人所處所見何如耳。佑禪師深然之。有詩為證：

開田詢問勢高低，水面如何一律齊。

畢竟高低隨所處，道隨人悟有真機。

先是，香巖弟子亦從游瀉山門下，好誦讀經卷，泥紙上塵言，昧心中會悟。瀉山激之云：「吾不問汝卷冊上所記得音，但問汝未出胞胎、未辨東西時本分內事，試道一句來。」香巖本日懵然莫知所對，沉吟久之，進數語，瀉山皆不許。香巖曰：「請禪師為弟子說。」瀉山曰：「吾說得，是吾之見解，於汝何益！」香巖被瀉山一駁，即回轉山房，檢遍所集諸經，無一語可為酬對，乃自歎曰：「畫餅不可充饑。」於是盡焚諸經，自言曰：「且作個長行粥飯僧，免役心神。」遂辭瀉山而去。直抵南陽，見忠國禪師遺蹟，遂於其祠憩止焉。晚間，夢見忠國禪師慈容如活，直呼其名謂曰：「子性慧，何不慧，近前來聽吾偈。」偈云：

法法法，元無法，空空空，亦不空。靜喧語默本來同，夢裡何勞說夢。

有用，用中無用；無功，功上施功。還如果熟自然紅，莫問如何修種。

香巖弟子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，以瓦礫擊竹作聲，俄然失笑，忽然省悟，遂歸沐浴焚香，遙禮瀉山。贊曰：「和尚大悲，恩逾父母。當時若為我說破。則心已明白，安有今日？」乃作一偈云：

一擊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。

處處無蹤跡，聲色外威儀。

諸方達道者，咸言上下機。

至是，瀉山禪師見尊者桃花有悟，開田有悟，意香巖向日不得於言，間別多年，必有所感發開悟。如尊者明慧，未可知也，遂問曰：「香巖弟子近日見處如何？」尊者答曰：「某甲卒說不得。」乃呈一偈云：

去年貧，未是貧，今年貧，始是貧。去年無卓錫之地，今年連錫也無。

尊者此言，一謂香巖學幾於化，一謂自己學難強同，二意相關也。為山不覺大笑曰：「聞子偈言，其得如來禪，未得祖師禪乎？」戲其見遠遺近，詞雖抑揚，其實乃深喜之。尊者師事為山前後共十五載，凡有吐談皆悟後禪語，從游眾徒無不歎服，俱記載為修持要旨。尊者傳了為山正法，遂遷止仰山，從游之徒日益眾盛，共稱為仰山上人。尊青道雖超悟工夫，猶自檢點不輟，日與諸徒講解，循循不倦，且善於接機利物。當時，演為山之道，為禪門標準，四方誰不服之。年七十七，同弟子往韶州行化，抵東平山。某年月日，因謂門人曰：「時至矣，吾將歸矣。」遂於東平山抱膝而逝。臨終有偈云：

我年七十七，老去是今日。